

左，

出，茲將所談，追記

左，

末

上
癆肺久咳丸
每瓶大洋五角
無論初起久咳一服
此丸馬上平喘止咳
服上一二瓶斷根永
不復發若無功効將
原洋退還患咳病者
不服此丸算第一缺
戲成德會館中一缺
東大街通樂藥房城
守軍大衙署藥房
總府衙門生藥房春
臨路西段健華藥房
笑
笑
笑
太太外史真正妙
滑稽感口牙笑掉
痛驚驚飽細說不
情男女都可看
幼婦皆可識
多要買請早
每部特價四角
本報代售

光明影院
淘金記
包廂四十六
男賓堂座二千四百
女賓樓座二千四百
幼孩樓座二千二百
智育影院
國曆九月廿二號特
明星公司偉大出品
歷史戰爭有聲巨片
萬里征魂
小舞台
第一無二特別樂園
梅亭宴
票價每位二百

第九回
潮陽鎮計殺米文魁

潮陽鎮計殺米文魁

却說徐公由潮陽鎮起節。沿途都有百姓喊冤遞狀。盡是告的米文魁。霸佔田房。擄掠婦女。的這一樁的事。徐公吩咐。將紅呈白稟。一概收下。命他們在長興行臺看批。這日已歇在單鳳嶺不遠。徐公本欲親往招安。因隨行人數衆多。惟恐顏子章發生變。便派蕭方鄧子云。到單鳳嶺去。對顏子章說明。速將山上人馬遣散。編制安帖後。叫他到長興行臺來。所有善後。及受招安的。我命武云定前來接收。蕭鄧聽了。立刻上嶺。少時轉來回稟道。顏子章的意思。等候武國棟使。到嶺接收後。便同武云定一路到行臺來。免得別生事故。徐公聽了。不住點頭道。這樣辦理。很爲妥善。沿途無事。這日已抵長興縣城。知縣官同合城文武官員。迎接進城。徐公到了行臺。一眼瞧見歐陽朋。站在側邊。便叫他將印呈上。歐陽朋連忙將印打開。雙手捧上。徐公一見。印在箱內。心中大喜立時叫歐陽朋。將印交與鄧子云監管。一面吩咐升堂。但聽得一聲傳堂。鼓如雷震。伍云定頂盔貫甲。站立伺候。少時徐公升座。命將一般人犯。帶上堂來。兩旁護衛。一聲吆喝。將米文魁。龍雲杜大章三罪犯。及從犯十餘名。如老鷹抓鷄一般。擁上堂前。跪在下面。米文魁早已嚇得面無人色。徐公用硃筆號了標子。回手將筆一拋。下面護衛。站堂差役。一湧上前。撕衣上綁。插了標子。米文魁第一。走的前面。接着龍云杜大章。及一起從犯。護衛兵士。擺隊前行。伍雲定騎馬隨後。奉令監斬。沿途看熱鬧的百姓。莫不交口稱快。少時到了法場。時辰已到。先使米文魁開刀。跟卽一梟首。伍云定驗過以後。這才將隊回來。

去四車元壽脫險
探盜跡蕭方救駕

却說徐公整了米文魁同龍云杜大章。及一衆賊首徒。長與地方的人民。莫不異口同聲。稱頌徐公。不畏強權。實心愛民。一人傳十。十人傳百。竟至轟動全省。這時蕭方鄧子雲。甚是關心顏子章的事。二人便又到單鳳嶺來。見顏子章已將諸事料理清楚。蕭方道。圍繞使來的時候。你可將名冊點交與他。一切善後。她自會去辦理。我們就可先行。顏子

三

自是多情空抱恨一句話，古人的確有這大的眼光，不論古時與現代，多情總是抱恨的，是以爲情顛倒，或因情場失意，而出於自殺的慘事也，常常聞於社會中了，梁偉民，今年已是大學預科學業，他決定往美國去留學，但求往以前，他想把他久懸未了的婚約解除，因爲他的父親在南洋羣島經商，已有廿多年了，偉民在十二歲的時候，他父親爲他與一位富商的

而進於愛情，經過一年長期的接洽，於是兩人就訂了白頭之約至今已有了幾年的愛史，但是在這幾年中，無日不焦慮着他父親爲他訂下的婚約，他曾寄信請求取銷，但他父親不答應，至今，却不能够再容忍了，自己學業已告一小結束，對方的女郎年齡也够大了，雙方青春幸福計，還要早點解決才好，所以要首途往南洋，面請父親，向對方

一、二五

歐基

理，正命着一個更短，單人傑料知這信有些蹊蹺，急就燈下閱看信面上只寫着單老爺親啓，五個大字，餘外並無一字，單人傑呆了一呆，心想這信從何處送來若是捻匪，何必丟在此地，若說不是捻匪，或別處有人遞信，儘可青天白日從窗外射入，何必加半夜三更時候，行這鬼鬼祟祟手段，想了一會，竟想不出什麼道理，銀荷小姐見父親只是呆想，便從單人傑手中取下，拆開封面，從頭讀去，才讀了二三行，頓時滿面笑容，對單人傑道，好了好了，救兵來了，說着便把那信遞給單人傑道，父親你看這不是一道救命符麼，究竟信中說的甚事，話說單人傑那夜登牆巡哨，行到東南角上，聽見一個人在那裏窺探，單人傑大聲喝問，那人聳身一躍，已經不見。

章道：「我的意思，他是如此要他來了。我點交後，就同師一路下嶺。正說着，小卒來報，說是武大人到了，大家急忙起身迎接。讓進堂上，敘禮落坐。蕭方說道：『這裏已備齊完善。名冊在此，就請武大人點名交割。』武云：『定道。』既有名冊，何必又點。只將他們頭目呼來，分隊動身。所有開拔費用，我自命人發交頭目領去。到了節度使那裡，再照冊點名就是了。顏子章即將名冊交上。又囑託一番。蕭方見交代已清，便起身約定顏子云：『顏子章，鮑奎龍與應麟了武云：定。望長與縣而來。』到了行台，稟明徐公。徐公急叫快請。顏子章見了徐公，備身行禮。徐公連忙扶起讓坐。言語，顏侯爺。別來無恙。我屢次懷擾十分感謝。顏子章道：『前日小侯眼掘，冒瀆虎威，多有開罪。望祈寬恕。』又蒙大人維持，更是感激萬分。徐公笑道：『說那裡話來。若不是侯爺同尊价李義，數次救護，早已死於匪人之手。兩人互相謙遜一陣，便談到丹鳳嶺的事來。這時鮑奎龍，在顏子章身後坐立不安，又說不出一句悔罪冒昧的話，只得呆着坐着。他平時那裡受過這樣拘束，如坐針氈一般，便有些不自在起來。顏子章，見他這個神情，猜恐他說出中聽的話來，便盯了他兩眼。李義正站在後面，已看出他的舉動，也是向他遞個眼色，叫他用開腔。鮑奎龍無法，只得坐着不動。徐公與顏子章談了許久，取出一物，交與顏子章看。又說道：『這件事，本便是了然的事。只是奏明皇上，難免盧杞在內中作祟，批駁下來。所以這事，顏侯爺同鮑公子，不能不屈居一時，也不過是朝廷的法度，不能不如此辦理。』倏奏摺轉來，就無事了。因為這事風潮太大，不如此，不足以掩飾衆人耳目。徐公把話說完，回頭對蕭方道：『你們陪着顏侯爺，同鮑公子，往花廳內去。我已叫人預備酒席。大家儘可痛飲。我立刻專摺進京。顏子章看了本章，也曉得徐公對他們的真心，自無別話。酒後顏子章對蕭方道：『徐大人的好意，我也盡知。現在事已至此，不知大人把我們發在那裡。』蕭方道：『早已囑咐長與縣，在他衙內，與賢契佈置一處。不過暫時權厪而已。說罷，便將顏子章，鮑公子，送過長與縣，交知縣收管。伍云：定這時已代起單鳳凰招安的人，到了。面謁徐公將名冊呈上。徐公一看，不過千餘人，當時即吩咐武云：定。人馬扎在教場。你去照冊點驗。每名獎銀二兩，大小頭目，不過十人。每人獎銀拾兩。已發代回省城去，再把你代的人，混合編制一吓，認真操練。才不虛廢國家錢糧。武云：定連聲答應，照着話辦理去了。徐公駐在長與縣且放下。

未完